●/迎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二十周年·著述访谈

## 《孤鹤驾天风——南宗五祖白玉蟾》：

# 安华涛笔下的道教宗师

■ 本报记者 魏如松

元宵节过后，高校的寒假也将结束，陆续返校的学生让假期中冷清静匿的校园又显得闹热了起来。与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安华涛老师联系的采访，也因新学期的到来而一推再推。作为“海南历史文化大系工程”的参与者，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安老师撰写了《孤鹤驾天风——南宗五祖白玉蟾》一书。一天上午，在刚刚参加完由海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海南历史文化大系工程编辑出版协调会后，安老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 因缘际会，承担课题写作

安华涛硕士就读于兰州大学，三年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深造，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安老师告诉记者，来海南大学工作后，周伟民教授、唐玲玲教授提携后进，让他参与了《白玉蟾集》部分书稿的点校工作。“在周、唐二老的悉心指导下，我点校完成了《白玉蟾集》中的部分内容。点校与校对都是细致的功夫，这次点校工作的锤炼，让我加深了对白玉蟾的了解。”

“2006年上半年，当得知省委宣传部组织‘海南历史文化大系’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后，周伟民老师与我共同申报了该项课题”。谈起最初申请这个项目时，安老师不断向记者提及周伟民与唐玲玲两位老教授对他的扶持与鼓励。

2006年下半年，“白玉蟾传”的写作任务最终定了下来。

记者了解到，安华涛在该课题的前期准备阶段，查阅了大量资料，光是《白玉蟾集》就通读了四遍。即便如此，安华涛仍不满足。能够进入人物内心深处，从而思其所思，感其所感，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

### 三易其稿，灯下浸染道风

记者从安华涛的言谈中，似乎感觉不到白玉蟾早已坐化。先贤的种种智慧，总令安老师大加感佩。

“课题下来以后，我动笔比较晚，总是感到白玉蟾的形象还没有完整地呈现在自己脑海中。”谈到该书创作起始阶段的困惑，安华涛说：“也许是在高校撰写学术类文章养成的习惯，我在该书稿的写作中不自觉就墨守成规，第一稿出来后，普遍反映太学术化，这显然不是传记作品应有的风格。”

在高校教书育人，让安老师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方法。然而，作为带有文学色彩的传记类作品，则需要作者用通俗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人物的风采。“由于第一稿学术味儿较浓，本卷主编晓剑老师给我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写作意见。阮忠老师的作品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安华涛在将原稿经过三次较大的修改后，基本上摆脱了学术专著的艰深与晦涩。

### 孤鹤已去，师风飘荡琼台

白玉蟾出生在海南，才华横溢，眼界开阔，气宇不凡。白玉蟾后来出家为道，师事道教宗师陈楠，被尊为道教南宗五祖。身为道教宗师的白玉蟾，理融三教，学贯九流。他吸收佛学与儒家的思想，融会贯通，以此阐释自己的学说理想。

作为一代宗师，白玉蟾开创了道教的一片崭新天地。同样，作为一名文人，他在诗词歌赋方面的创作也是非常丰富的。

安华涛告诉记者：“白玉蟾的山水诗歌成就最高，在《全宋诗》中多有记载。同时，白玉蟾在书画艺术方面也颇有建树，其大字草书，龙蛇飞动，是岭南地区较早的书法名家。”以往对白玉蟾的研究，多关注其在道教方面的贡献。如今，在安华涛的著述中，向读者展示了白玉蟾作为诗人、书法家、画家等方面的傲人才情。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白玉蟾之于海南，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谈起该书的创作意义，安华涛如是说：“白玉蟾是海南第一位土产的文化名人，不仅在道教史上堪称一绝，单就放在南宋的文坛上，也是卓然成一家的大师。”

中华文化，博大精神，儒释道三家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体。传统思想中的道家一派，崇尚自然，以“道”作为其学说的本体。

安华涛老师历时近两年时间的研究成果，挖掘出了海南的本土文化内涵。《孤鹤驾天风——南宗五祖白玉蟾》一书，向我们展现了一位任运自然，文采激扬的大师形象。

又据本报报道，备受关注的“海南历史文化大系”丛书的出版工作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该套丛书将在今年4月底前与读者见面。

●/新书摘·历史 /摘自《学而时习之》

# 我读《论语》的态度

■ 薛 涌

新星出版社二零零八年二月

此书在《论语》研究中，可以说是一本怪异之书，也许会引来许多批评。我当然欢迎各种各样的批评。不过，为了使批评建立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我事先不妨针对一些可以预见的反应和评论做一个交代。

大部分读者没有见过有人这么读《论语》。许多人甚至无法想象《论语》可以这样读。比如，我围绕着《论语》的若干字句，大谈欧洲中世纪神学中的“国王二体性”、英格兰的宪政精神、亚里斯多德的友情说、柏拉图的“爱”……对于局限于传统学术的人，这些简直是把不相干的内容全扯了进来，完全走了题。

在我看来，这正是历来研究《论语》的最大问题之一。研究《论语》，可以持肯定的态度，也可以持批判的态度。但不管是什么态度，你至少应该了解孔子本人是什么态度。或者说，他如果生活在我们的时代的话，他对《论语》又会是什么态度。西方人常把哲学归结为三个问题：行为的问题，知识的问题，政治（即如何处理行为之间的冲突）的问题。当然，宗教传统中还有信仰的问题。孔子对鬼神存而不问，对知识问题也讨论不深，但是行为问题和政治问题则是他关注的中心。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各种文化中不断被讨论。在这方面不同的观点，只有不停地交锋，才能获得文化的进步。面对世界文化的汇流，享受着种种资讯的便利，如果仍然封闭自守，拒绝和其他文化对话，还有何面目谈论孔子？

如果你真读一下其他文化中的经典，那么马上就会发现，很少有什么你能说是和《论语》不相干的。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们试图回答人类世世代代共同面临的一些永恒问题。不同的文明、不同的贤哲，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回答，自然各有其独特的洞见。而最让我惊叹之处，还在于不管文化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贤哲们对他们时代问题的回答却多有“君子所见略同”之处。特别是我在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时，常常从他们的讨论中看到孔子的影子。古希腊人那种自我完善的不竭之精神，是和孔子最能共鸣的地方。西方古典传统与中国古典传统，在这方面有着相当的亲和力。我在美国的十几年生活，也时时证明了这一点。我不觉得这里的文化多么陌生，和我多么格格不入。相反，这里的文化价值就是我追求的价值，也是我们的传统没有被专制文化污染之前所追求的价值。所不同的是，我们的许多价值仅存于上古的理想中，但这些价值还完好地保留在美国社会的现实生活里。

对照希腊贤哲的著作读孔子，对他的敬意便油然而生。孔子并不具有雅典民主中所提供的那种文化环境和思想刺激。但是，他的许多见识，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希腊传统中最精深的大脑不谋而合。只是他讲得非常简单、直觉、感性，缺乏分析和论证。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则能基于同样的直觉，进行详细的论辩，并和不同的反对意见交锋。比如“无友不如己”，孔子仅这么一句话。亚里斯多德在这一个问题上的论述，篇幅上就顶得上数部《论语》，自然要博大精深得多。古代圣贤心灵多有相通之处，西方的古典学术，将有助于我们发展儒学的精神。忽视这一点，只能判自己不及格。

所以，我希望批评者们不要谈我讲了许多在他们看来是多么“不相干”的内容，而要集中批评我在哪里谈错了、哪里谈的不足。我希望此书能改变人们读《论语》的方式和态度；我希望我们最终能把《论语》放在世界文化的传统中来讨论。

●/新书摘·教育

# 海外终身教育一瞥

### 美国式的“终身学习”：大学开放部

与终身教育几乎同义的终身学习一词，上世纪40年代初曾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大学开放部”首先使用。在大学开放部学习一般可以取得学分。其学习方式既包括面授，也包括利用通信、移动图书馆、专业演讲、展览会、咨询等方式开展学习活动。

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学开放部”为例，这里提供的学习机会多种多样，主要的科目有经营管理、教育、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开放部隶属于伯克利分校，但在校园一侧拥有自己独立的建筑。教职员及必要的资金虽大部分依靠大学的支持，但其财政独立，运作基本靠学员支付的学费来维持。大学本部仅负责对开放部提供的教育计划、内容及教学水准等进行检查与监督。

由于联邦政府的支持与援助，美国的大学开放部一时间成为高学历职业人士的再教育基地。

### 放送大学

UMA为美国多类放送大学中的一种，是在英国“大学开放”的影响下设立的。它是大约由7个州的11所州立大学组成的一种联合体，但是与具有独立组织、提供完整大学教育并能授予学位的“大学开放”不同，UMA既不能认定学分，也不授予学位。UMA的教学方式以播放录像为主，它开办多种可传播的课程，实行“开放学习”。为了实现“远距离办学”的目的，放送大学通常自己开发和设计教学计划，制作、录制教育节目等。UMA准备最终完成四个领域近50门课程的放送教育节目，这四个领域分别为能源与环境、人文、经营、农业。放送大学所提供的录像课程（或通过电视传送的教学节目）均开通免费电话答疑。听讲者可以通过电话询问，也可去各地所设置的学习中心咨询。

### 日本的非营利教育中心

在日本，不仅政府而且民间对推动终身教育的活动也十分积极，其中特别是一些社会非营利组织，在发展终身教育方面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如“野村终身教育中心”即是在日本影响较为广泛的一个民间教育机构。该中心创办于20世纪60年代初，发展至今在全国已拥有15个支部、14个联络所以及100多个研修区，同时并在德国、印度和埃及设有3个海外支部，目前其已成为世界知名的从事推动终身学习事业的民间机构。它的最大特点是，依靠家庭主妇的智慧和力量，努力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积极推进和普及民间的终身学习事业。

“野村终身教育中心”每月在东京总部召开一次由全国各地支部和联络部的负责人参加的干部会议。按照规则，凡属正式会员每月要交纳1000日元，特别会员每月要交纳1万日元的会费，而法人会员则交1.2万日元的年会费。“野村终身教育中心”重视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的联系与合作。其40多年来大致开展了以下工作：

(1) 举办终身学习讲座和研修会。包括一般性讲座、星期六讲座、老年人讲座、全国性讲座、研修讲座、青少年学习讲座、幼儿与大人的相互学习讲座等。(2) 主办终身学习的全国大会和演讲会。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大会，主要内容有主题演讲、各地代表演讲、国际知名学者演讲等。(3)促进终身学习事业的国际交流。包括举办国家层面的研讨会、演讲会以及与世界各国或在日的外国人、研究者和留学生进行交流与恳谈，派遣并接受留学生等。(4)出版民间终身学习的刊物。每年为发展民间终身学习事业出版研究年刊、通讯、大会记录集、报告书和概要。

**摘自《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吴遵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书界观察·争鸣

# 没有灵魂的史书

■ 罗四鸰

作家杜鲁门·卡波提曾说：“所有的文学都是飞短流长”，这句话用来形容最近出现一些历史书的内容再恰当不过了：孝庄皇后和多尔衮究竟有没有一腿；李白原来是大唐第一古惑仔；李清照再婚又闪电离婚……

若再抬眼扫描一下近年来的说史书，更犹如进入光怪陆离的犬马世界：秦始皇到底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汉武帝金屋如何藏娇；齐少帝独恋“三寸金莲”之谜；敦煌壁画飞天是否变性；明代最荒淫的皇帝是谁；郑板桥的同性恋；中国帝王私密生活全记录；后宫的金枝玉叶……由不得让人一声叹息，何时煌煌五千年历史，竟都化为飞短流长。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没有一位先知可以在本土上存活。”在如今这个“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形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娱乐年代，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位古人可以在历史上安息了。

且不可小看这些飞短流长，其中不少是经学者严密考证出来的。据报道，为了考证李清照的两次婚姻，该书作者、北京某大学副教授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撰写该书并不是件轻松的事，不仅要反复阅读李清照的所有作品，还需要研读大量文献资料，尤其需要参阅学术界的诸多最新研究成果。此外，还要追求优美活泼的文字风格。不过，他对自己的作品很自信，认为它不仅可读性强，而且有新发现与新观点。而考证出诗仙李白是一个吃软饭、打群架、混黑道、梦想在闹市砍人的古惑仔的某大学博士宣称，“写这本书不是突发奇想，读研究生后的10多年里，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在某著名高校接受做学问的系统训练时，就已经学会了“以识为主，无微不信。”

其实，只要稍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史学的研究，远不止于史料的考证。早在千年之前，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就指出，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史才、史学、史识；而其中又以史识为灵魂。所谓“识者”，即选材精当，这就涉及到史德和史观问题。这些博士、教授对史料的精熟以及考证的功夫，一般人当然不敢怀疑，然而史德和史观便不得不让人持疑。

史学的功能是什么？要言之就是立足现在，把握过去，面对未来，即所谓的“述往事，思来者”。正如历史学家翦伯赞所说：“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着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

古希腊的昔兰尼学派认为：人的肉体上的快乐远大于灵魂上的快乐，只有快乐才是人最高的也是最终的善。在经历长久禁欲、突然解放的今天，长期遭到批判的昔兰尼学派的快乐似乎成为了快乐的最高准则，帝王后妃们的荒淫无耻、名人的非正常生活尤为受到重视，似乎也是最能带来快乐的，学者们挖掘的精神和劲头不亚于追踪明星八卦的娱记狗仔队。

对于上个世纪初美国出现的黄色新闻潮，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曾评价道：“黄色新闻从最坏处说，是种没有灵魂的新闻思潮。黄色新闻记者在标榜关心‘人民’的同时，却用骇人听闻，华而不实，刺激人心和满不在乎的那种新闻阻塞着普通人所依赖的新闻渠道，把人生重大畏途变成了廉价的闹剧，把新闻变成最适合报童叫卖的东西。最糟糕的是，黄色新闻不仅起不到有效的引导作用，反而为性和暴力开脱。”

若把其中的黄色新闻换成揭秘史书、记者换成学者、报童换成书商，埃默里的话正是对这些没有灵魂的史书再恰当不过的评语了。

●/读史·方志

# 读《定安县志》有感

■ 岑新强

在工作之余，我又拿出去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定安县志》（1840—1996）翻阅，眼前顿时熠熠闪烁：一张陈旧而依然窥其轮廓、闻名遐迩的定安文庙大成殿黑白照片就镶嵌在《定安县志》扉页的照片集中。定安县高林村的张岳崧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以殿试一甲第三名中探花，因此，定安所建文庙可开正门。这可是定安乃至琼岛人民的光荣啊！听说定安县委、县政府计划将早已倒塌、拆掉的定安文庙整体迁至定安县老县衙驻地重建，系统开发古城，恢复定安文庙的雄伟丰姿。

古代，琼岛被称南蛮之地，不少被贬的官员、文人曾流放到此，结果大多在此度过余生。新编《定安县志》让我振奋地看到古代唯一因官廷内争于公元1321年5月被流放到琼岛定安的元朝皇太子图帖睦尔，他不但零距离接触当地淳朴的民风，而且还在定安南雷峒主王官的帮助下，与“定安娘子”青梅演绎了一部爱情戏剧——《青梅记》，最后鱼跃龙门，重返京都。公元1328年，图帖睦尔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帝号为文宗，次年升定安县为南建州。定安真可谓是一块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

琼岛学子想要出人头地，金榜题名，必须乘木帆船渡过琼州海峡到雷阳参加院试。为了避免众多海南学子横渡琼州海峡遭遇风浪、海贼之苦，明隆庆四年（1570年），时任翰林院实录馆纂修的王弘诲（定安县人）向皇帝递交关于解决琼州儒生渡海应试艰辛的奏章。明万历四年（1576年），王弘诲在京都主持会试时借机再次向皇帝递交《奏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疏》（俗称“奏考回琼”）并获恩准，下旨施行，使琼州士子就地考试，免遭渡海应试之险，为海南的文化教育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我在《定安县志》读到这篇原文时，不禁对这位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古代名臣肃然起敬，惊叹他的高瞻远瞩。

近些年来，人们只知道张岳崧是古代海南唯一考中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对其才学认识却不够，《定安县志》就刊载了张岳崧考中探花的答卷原文，确是一篇绝无仅有的杰作。

160多万字的《定安县志》，还刊有八角殿、解元坊、两对父子进士故居、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南丽湖、文笔峰道教文化苑等著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照片及其详细资料。

●/畅销书书话

# 一篇关于明代“正气歌”的素描

## ——评清秋子《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

■ 沈申明

继《明朝出了个张居正》之后，著名网络作家清秋子的又一本明史人物传记**《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面世，从张居正到魏忠贤，作者以这两个晚明史上一正一邪的关键人物为线索，完整地勾勒出了明朝衰亡的历程，倾注了作者对明朝衰亡史独到的观察与思索，值得历史爱好者加以关注。

我国史家的传统向来是为正面人物树碑立传——乐于描述那些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英雄好汉或者忠烈之士，很少关注像魏忠贤这样的恶徒。很显然，为“坏人”作传，感兴趣者寥寥，恐怕是得不偿失。其实这是个误区，历史上的正人君子固然有楷模作用，但奸猾卑污之徒亦值得深思。纵观中国历史，这些反面人物破坏社稷安宁、紊乱伦常纲纪、陷黎民百姓于水火的事例比比皆是，罪恶罄竹难书。因此，总结和探索这些恶人何以能够逞恶的秘密，可谓是大有意义的课题。

清秋子的这部《魏忠贤》传记从万历末年著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说起，一直说到崇祯皇帝继位，全方位地梳理了万历末年至崇祯初年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其中份量最重、笔墨最多的，是关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君子”和周起元、高攀龙、黄尊素等“七君子”先后奋起抗争，与魏忠贤的“阉党”进行殊死抗争的故事。这些读圣贤书、为天下计的君子面对魏阉的迫害，大义凛然，勇对斧钺，最终死于冤狱，留下了神人共泣的正气歌。清秋子以饱含激情的笔触描写了这一段著名的史实，读来颇有惊心动魄之感。这些志士仁人的伟岸群象，在清秋子的笔下栩栩如生，宛在目前，喜怒可感，恰是一篇关于“气节”的历史素描。

如果只是把清秋子的《魏忠贤》当作一篇通俗的历史故事来看，那就未免低估了它的内在价值。我以为理解这部著作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刻反思，是对传统文化中关于“气节”概念的再肯定。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推崇的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高尚气节。明朝天启年间的东林“六君子”、“七君子”向魏忠贤集团作不屈的抗争，就是这种气节的写照。

《魏忠贤》一书所提出的问题，尚不止这一端；诸如天启皇帝又何以被一个太监玩弄于鼓掌之上？魏忠贤何以成功操弄朝政排斥异己？明朝祖制中对太监的制衡机制为何没起作用？此类关于制度弊病的问题，无不发人深省。

读罢《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感慨之余，不免想起以往五千年文明史中许许多多黑暗的时代。如何消除魏忠贤一类奸佞滋生的土壤，设计一套杜绝邪恶滋生的制度保证，恐怕才是我们读史书时最应该思考的课题。我想，这就是清秋子这部《魏忠贤》的价值所在。

●/特色读物·序跋

# 故纸：取之不尽的历史宝藏

## ——“故纸风雪”丛书总序

■ 王春瑜

故纸者，古籍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故纸是史书的代名词。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东汉蔡伦发明了纸，唐代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书从手抄本而变为印本，仅以唐代以来流传至今的史书而论，即可谓汗牛充栋。南宋高斯得有诗谓：“故纸高泰山，不值一杯水。”（耻堂存稿》）有趣的是，此老字不妄。但仅就这二句诗的表面意义而言，未免是妄言。当然，这也是此老发的牢骚而已——他曾任职史馆，后又在秘阁校勘古籍，不知多少故纸眼前过！但是，他忧国忧民，条陈时弊，却屡遭挫折，空将热血付东流；先后遭到史嵩之、贾似道、留梦炎等权奸的排挤，有志难伸。商宋灭亡后，隐居乡间，郁郁而终。如此看来，他痛心疾首，把故纸说的一钱不值，实在也是情有可原。不过，牢骚毕竟是牢骚。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几乎终日与故纸打交道的人，我看“故纸高泰山”，中有暴风雪，也有月明时。故纸里有君王驾驭术，有千年孤臣泪，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有“水能载舟，亦可覆舟”重复过无数次的轮回，有炎黄先辈们的大智大勇，有思想启蒙者的呐喊呼唤，有能工巧匠创造的灿烂文明……一言以蔽之：故纸里有取之不尽的历史宝藏！

可以说，加盟本丛书的几位文友，都是故纸宝藏的取宝人，而且是数年、数十年如一日，挖宝不止。虽然，王学泰先生，上大学时读的并非历史专业，但对故纸堆也是情有独钟，他写的大量读史随笔，是读者熟悉的。现在由我出面，请各人编一本读史随笔，以《故纸风雪》名之，他们均欣然参与，我想这应当是读者所乐见的。故纸堆包含的内容太多了！但最重要的是历史教训。好在加盟本丛书的朋友，都是身具历史忧患意识者，在他们的笔下，能读出历史的悲怆、苍凉，故我以《故纸风雪》名之。我们一睚处在历史转型期，读一读这些读史随笔，对于我们认清过去，走向未来，应当是有益的。

王春瑜读史

王学泰读史

李乔读史

**（故纸风雪——《王学泰读史》，《王春瑜读史》，《李乔读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